

血雨腥风篇——辽沈战役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辽沈战役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辽沈战役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1 杜聿明概述辽沈战役^①

陈诚雄心勃勃到东北悄然离开

从1946年下半年起到1947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国民党军100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了全面防御。此时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和我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自陈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第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则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发生一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紊乱，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国民党军种种弊端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1947年4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

^①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在辽沈战役后期又同时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①”嗣后，解放军^②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可是在7月7日蒋介石发布“戡乱”动员令，八日我因病重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之后几日，陈诚便于12日到了沈阳，召集东北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编第六军“授勋”，以资拉拢^③。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辞职信。后来熊在上海曾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还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诚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你看我四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这使东北将领都很寒心，你等着瞧陈诚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事实果真如此，8月初，陈诚接替了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消，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8月7日，美国侵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国民党军政界中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让陈诚在东北打

① 作者注：陈诚在1947年4月间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大肆宣传熊式辉和我等贪污腐化，并从各方面搜集证据，企图借此将熊和我赶出东北。而他自己到东北去主持作战，想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熊和我为防止陈诚的攻击，就先发制人，大加整顿，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中学教务长（以后任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壁生的职务，以赵家驷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使陈诚无从借口攻击。（本书注释除注明“作者注”外，均为编者注。）

② 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番号有几次改变，1945年9月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其野战部队称东北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四野战军。本书大部分文章多习惯以“东北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或“东北民主联军”相统称，我们未逐一更改。

③ 作者注：在国民党军四平保卫战中，我曾以陈明仁等守四平街有功，周福成等解围四平街得力，请蒋介石发给陈明仁青天白日勋章，发给周福成等云麾勋章。新编第六军这次因未照我的命令完成任务，未请颁发，所以陈诚才又乘机拉拢新编第六军，亲来补授勋章。

几个胜仗，再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能比熊式辉搞得更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的确是蒋家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完全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11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四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在东北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第六十军、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三军等8个军共达14个军之多^①。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另一方面，排除异己，他撤换了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和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骧于1948年3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东北人士好心好意地对陈建议：“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王朝的事。他将东北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到14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将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1947年10月，东北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近

^① 作者注：1947年12月，解放军发起冬季攻势后，热河之第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指挥。

10万人^①，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市民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顺口溜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②”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12月15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1948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前‘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反动计划刚开始进行，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编第五军，军长陈林达、师长留光天、谢代蒸被俘。这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10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编第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积极去解新编第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1948年2月对我说，自1947年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惊胆寒，他并未料到解放军在1月初连续发动攻击。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1947年秋初到东北时的猖狂气焰和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还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豫不定，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但为时已晚。新编第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由于陈诚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因而使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

^① 据查，1947年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至11月5日结束，历时50天，共歼敌6万9千余人。

^② 见《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144页。

湘兵团协同陈林达部击破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不能得逞，尴尬异常。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争吵到最后，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陈以此来表现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点名，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戡乱”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属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她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1948年1月22日，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便于2月5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对陈诚在东北被解放军吓跑，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不久，蒋

介石找到南京去。我想外界传说陈诚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没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馆说：“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说：“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见就见，不见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馆，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门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他 1943 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的精神还好得多^①，不象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诚真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见反对之声日益嚣张，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 16 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的失败作辩护掩饰。他能接见这许多人讨论东北问题，这也说明他当时的病并不严重。以后他见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赴美治病，以避舆论指斥。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4 月间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 30 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象陈

^① 作者注：1943 年陈诚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经常举行酒会招待美军顾问。10 月间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肠溃疡，当时消瘦异常，卧床不起，以后治好，经常吃一种流质食品。据 1946 年秋间陈诚对我说，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钟头吃一次，可以保证十二指肠不会发生问题，可是每天要花十几元美金。

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白崇禧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有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于是赶快住进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溃疡为名，躲藏起来。

蒋介石、卫立煌间的矛盾

如前所说，卫立煌本人并不愿意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说，他才答允前往看看再说。

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但东北行辕主任仍由陈诚兼任，而不常驻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顾全陈的面子。卫立煌去东北时，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给陈诚，要陈诚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21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平抵沈。据闻总部人员大部由东北行辕调用，该部成立后引辕业务缩减，改为三组，分掌军事、政治、经济，由董英斌、董彦平、彭济群分任组长，彭并兼任秘书长。陈诚向来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权力一把抓，机构臃肿庞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给别人，则必须削减权力，缩小编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辕主任时，行辕的编制削减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要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权力，首先是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其次，允许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10万部队约4个军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内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员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补充和整训部队。

这时，解放军冬季攻势继续进行，于1月26日解放新立屯，歼灭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29日解放沟帮子；30日解放盘山。陈、卫皆以东北形势吃紧，急派罗卓英于31日赴北平，当晚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范汉杰等举行会议，商讨华北与东北协防问题。2月1日会议结束。罗卓英

同范汉杰返沈，向陈、卫汇报。陈诚以向北平乞援无望，而解放军在辽南继续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即于2月5日悄然离沈飞回南京。据郑洞国回忆说：“陈诚被解放军吓得逃回南京时，还拉着我一同到南京，希望我在蒋介石的面前为他作证，证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失败，是各将领不服从命令，而不是他指挥失策。当晚蒋介石单独约陈和我吃饭，陈即向蒋介石讲了东北各将领的许多坏话。”2月6日解放军解放辽阳县城，歼灭暂编第五十四师全部。9日解放军打到沈阳城南郊白塔堡附近。蒋介石为整肃军纪，命令卫立煌于2月27日就地枪毙放弃职守的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师长文礼。2月12日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辕主任。19日解放军解放沈阳外围据点的法库县城，歼灭新编第六军暂编第六十二师全部，又解放东北钢铁基地鞍山市，歼灭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全部，师长胡晋生等被俘。

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稳重态度，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部队长如何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见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诺言，要卫留第五十三军及第二〇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闳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2月23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24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见。卫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国民党军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可，否则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险，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相机打通沈锦线。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蒋还说：“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郑于25日返沈复命。从

此蒋、卫间矛盾日益尖锐。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赞成卫的计划，主张不实行蒋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骧、罗又伦赴南京见蒋，陈述利害得失。28日，解放军又解放开原。同时，华北解放军聂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经兴隆、平泉向热东的凌源前进，以截断国民党军辽（宁）热（河）交通，进攻锦（州）榆（山海关）。

3月初赵、罗到上海对我说：“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说服了。蒋介石允诺卫在东北暂保现状，加紧补充训练，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赵、罗返沈后，将蒋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解放军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将被解放军吃掉，即决心放弃吉林，集中长春固守。他命郑洞国、赵家骧飞吉林下达命令指挥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挥部署，以准备应付解放军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3月9日解放军解放吉林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歼守军1万9千余人。至此，解放军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①，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3月8日起决定每日只有4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关内向东北增调的部队及补充兵员运到葫芦岛登陆，另在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训练，以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想发。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卫于3月31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

^①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于1947年12月15日开始至1948年3月15日结束，历时3个月。

后，即由北平飞南京，当晚向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11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4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向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蒋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未看到过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卫应允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请他们帮助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11时卫再去见蒋介石，蒋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线。这样，蒋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刘还说：“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熊。’卫先生初去时，每天被打，现在局势转好了，稳定下来了，将来美军供应的物资运到，卫先生会有办法的。”又说，卫交代后，他在南京同美顾问团交涉了二三天，就一切装备补充运输补给的办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阳去^①。

5月11日，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亲率美顾问及译员共9人赴沈视察，并会见卫立煌，12日视察抚顺，13日返回南京。据郑庭笈回忆说，美顾问团这次视察时，廖耀湘、李涛和他亲自陪同视察新编第六

^① 作者注：刘耀汉是留美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外事局任翻译官，经常与美军接洽，担任蒋美间翻译。当时刘尚有狭隘爱国主义思想，人又善于应变，深得美、蒋双方信任。

军新编第二十二师部队。该师当时表演了轻重武器射击和各兵种联合演习。除了巴、卫间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开宣布顾问团这次来沈阳的主要目的是：（一）视察机场的设备及容量；（二）找仓库，准备运输 10 个师的美式装备，预定在 1949 年 3、4 月间运到；（三）视察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及第二〇七师等美械装备部队，准备将超龄的轻重武器加以更换。视察后某日卫立煌对郑庭笈说：“10 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

卫立煌这次到京，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到美顾问团的大力支援。卫回沈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为着实行他长期固守长春、沈阳、锦州，锐意经营东北的计划，他积极整军经武，加紧训练，规定各军师间互相观摩，取长补短。卫也不断亲到各军视察，参观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一军在沈阳附近的陆、空联合演习，第七十一军在巨流河的防御战斗，第四十九军的射击教育和近距离战斗演习。卫还与郑庭笈及“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一起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场。对于抚顺矿油厂亦加大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 5 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5 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要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第五十三军与第二〇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廖耀湘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的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18 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询问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官刘安祺赴京述职。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要急于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也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官、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1月间成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①。早在范汉杰到锦州时，蒋要范准备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第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芦岛登陆归范指挥。6月初，蒋又电范加紧准备打通沈锦线。这时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而蒋令范集中力量经营锦州，于是卫、范之间矛盾也日益加深。卫又怕范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将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对此，蒋、卫间有几次争执。7月20日，卫奉召到南京见蒋，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坐镇锦州。据卫立煌事后对我说：“指挥所我主张设葫芦岛，蒋主张必须设在锦州，以后我要范移驻葫芦岛，范也是听蒋的指示，不理我的意见。”据范汉杰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他的反人民战争就可以得到胜利的。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后又属意于范，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在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之，蒋介石在东北的反人民军事方针，一直拖到9月间解放军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而蒋、卫矛盾的焦点仍然是打不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的问题。

^① 作者注：原来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秦皇岛，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

蒋介石亲自出马

1948年9月1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攻势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这时，蒋介石一方面对解放军这一决战性的战略估计不到，未料到解放军将榆锦路截断就可以“关门打狗”，歼灭全东北国民党军，起初并未注意。而另一方面则因解放军又于9月16日向济南发动攻击，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亦向锦州外围义县发动攻击，打得蒋介石头晕脑胀，顾了救济南，就顾不了援东北。所以蒋介石这时只有放开东北暂时不管，先集中精力亲自指挥济南作战。同时他令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直接解锦州之围，而卫与廖又坚决反对这一案。卫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尔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这时沈阳主力西出与东进部队会师，所以没有执行蒋的命令。9月24日济南解放，东北义县亦已垂危。范汉杰连电乞援，蒋介石才召卫立煌于9月24日到南京开会。蒋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仍然不愿接受。最后，蒋介石一面决定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另一方面仍强要卫由沈阳向沈锦路攻击前进，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蒋的命令。而蒋介石本人仍在南京期待王耀武的下落，并日夜指挥空军对济南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顾祝同、卫立煌及郑庭笈于26日由南京飞沈阳。据郑庭笈说：“27日开始空运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到28日只运去第七十九师1个师（欠1个团），锦州机场即被解放军炮火封锁，不能再运。”顾在沈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仍坚决反对执行这项命令，并与顾多次争吵。卫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画押的意思）。”据廖耀湘说，当时他主张沈阳主力应乘东北解放军主力攻击锦州时，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到这时不再反对廖主张撤至营口的方案，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时，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祝

同未得蒋介石同意是决不敢同意撤至营口的。这样双方争执了好多次，仍未能解决。据赵家骧以后对我说：“顾对卫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为了免于被共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出辽西的命令，卫是绝对不干的。”最后顾祝同见义县即将完蛋，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能将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转报蒋介石作最后决定。顾祝同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南京。听说顾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不愿意打仗，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得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飞北平亲自指挥，随行者有俞济时、郭忏、桂永清、周至柔、罗泽闾等^①。蒋午后即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地图室研究战况，对傅作义等十余人讲了一次话。据傅作义回忆说：“那次讲话的整个调子是泄气的。蒋说，‘革命’发生了困难，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是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接着说，这是引起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件事。

以后一两天蒋介石与傅作义商讨由华北抽兵增援东北的问题。商讨结果，拟调华北林伟俦的第六十二军、黄翔的第九十二军（以后只去第二十一师1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另决定放弃烟台，调出王伯勋的第三十九军。以上部队均由海运向葫芦岛集中，并调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到葫芦岛统一指挥，在侯未到前由原驻葫芦岛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蒋介石在北平将应调兵力确定后，10月2日飞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对党政军各头目讲话，要他们“同心同德，配合军事完成‘戡乱’大业”；要求各将领“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努力作战”。郑庭笈曾对我说，蒋介石2日到达沈阳后，午后4时即在“剿总”四楼主持军事会议，到会者除蒋介石的随员郭忏、周至柔、俞济时等外，还有

^① 当时俞济时系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长，郭忏系国民党联勤总司令，桂永清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周至柔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罗泽闾系国民党总统府参军（原为国防部第三厅厅长）。